

中国现代小说史(下)

赵遐秋 曾庆瑞 著

《中国现代小说史》（下）目录

第四编 繁荣（1927—1937）

第十二章 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跃进·····	(4)
第一节 “革命的浪漫谛克”风潮的出现·····	(6)
第二节 革命的尖端题材和鼓动力量·····	(15)
第三节 男女情和“革命+恋爱”的公式·····	(25)
第四节 “左倾幼稚病”的思想艺术痕迹·····	(35)
第五节 丁玲的《水》和新的小说的诞生·····	(44)
第十三章 在新时期文学大旗引导下·····	(56)
第一节 前期作家发生有意义的转变·····	(57)
第二节 向着现实主义皈依的小说家·····	(66)
第三节 淘沙的大浪冲刷着小说逆流·····	(78)
第四节 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确定任务·····	(87)
第五节 小说创作迎来全面繁荣局面·····	(98)
第十四章 中国现代小说的巨匠茅盾·····	(109)
第一节 在浓重暗影中开始创作生涯·····	(112)
第二节 无负于时代供给的伟大题材·····	(122)
第三节 开掘了生活中蕴含的新主题·····	(131)
第四节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141)

2 曾庆瑞赵退秋文集（第四卷）

第五节 把小说艺术推进到新的高峰·····	(150)
-----------------------	-------

第十五章 现代小说大师巴金和老舍·····	(161)
-----------------------	-------

第一节 巴金在探索中走上文学道路·····	(164)
-----------------------	-------

第二节 巴金小说追求光明的总主题·····	(172)
-----------------------	-------

第三节 巴金的风格和独特艺术成就·····	(183)
-----------------------	-------

第四节 “要看真的社会与人生”的老舍·····	(194)
-------------------------	-------

第五节 “抛开幽默”的笔尖滴出了血泪·····	(205)
-------------------------	-------

第十六章 中长篇小说一派兴旺景象·····	(218)
-----------------------	-------

第一节 深化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	(220)
-----------------------	-------

第二节 写出农民群众的觉醒和力量·····	(232)
-----------------------	-------

第三节 描绘旧中国的广阔生活画面·····	(242)
-----------------------	-------

第四节 点燃中国人抗日救亡的烽火·····	(254)
-----------------------	-------

第五节 创造丰富的中长篇小说艺术·····	(265)
-----------------------	-------

第十七章 短篇小说欣欣向荣的发展·····	(276)
-----------------------	-------

第一节 跟着社会生活一起发生转折·····	(278)
-----------------------	-------

第二节 表现了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	(289)
-----------------------	-------

第三节 唤起民众中抗日的民族意识·····	(302)
-----------------------	-------

第四节 刻画出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	(314)
-----------------------	-------

第五节 短篇小说艺术的创新与突破·····	(325)
-----------------------	-------

第五编 战斗（1937—1942）

第十八章 反映抗日救亡的动荡生活·····	(343)
-----------------------	-------

第一节 浴血苦斗中的爱国军民形象·····	(347)
-----------------------	-------

第二节 农民在战时的新觉醒和斗争·····	(359)
-----------------------	-------

第三节 根据地生活的新主题新人物·····	(369)
-----------------------	-------

第四节 战时生活中知识分子的面貌·····	(380)
-----------------------	-------

第十九章 暴露腐败统治的黑暗内幕·····	(392)
-----------------------	-------

第一节 《华威先生》和“暴露与讽刺”之争·····	(395)
---------------------------	-------

第二节	茅盾暴露黑暗面的名作《腐蚀》·····	(406)
第三节	《淘金记》和战时丑恶社会景象·····	(417)
第四节	在不满苦闷中写熟悉的题材·····	(429)

第六编 转折（1942—1949）

第二十章	赵树理和小说创作的新方向·····	(447)
第一节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光辉照耀·····	(452)
第二节	中国农村大变革的历史画卷·····	(463)
第三节	中国农民新形象的艺术画廊·····	(473)
第四节	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新实践·····	(484)

第二十一章	表现光明的新的群众的时代·····	(496)
第一节	新农村新生活 and 农民新面貌·····	(498)
第二节	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斗争·····	(510)
第三节	人民军队和革命的人民战争·····	(521)
第四节	工业工人生活和其他的题材·····	(532)

第二十二章	冲破黑暗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544)
第一节	荡涤小说创作中的各色逆流·····	(545)
第二节	为抗日战争描绘时代的风云·····	(556)
第三节	用严峻的现实主义暴露黑暗·····	(568)
第四节	在黑暗中寻求通向光明之路·····	(581)

余论——回顾与展望·····	(594)
一 中国现代小说的革命战斗历程·····	(595)
二 中国现代小说的现实主义道路·····	(599)
三 中国现代小说的宝贵艺术经验·····	(604)
四 民族的土壤和异域文学的营养·····	(609)
五 健康的批评和小说创作的繁荣·····	(614)
六 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历史出发点·····	(620)

后记·····	(626)
---------	-------

第四编

繁 荣

(1927—1937)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里，从1927年到1937年，人们已经习惯地叫做“第二个十年”，“左翼十年”，“左联时期”。就小说的发展而论，这十年也自成一个阶段。

这是中国现代小说空前繁荣的阶段。

这个阶段，恰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十年土地革命时期。

革命的转折，从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起，急剧发生。“四·一二”之后，同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又步蒋介石后尘叛变革命，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为标志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后分裂。反动政府的“国民革命”和“救党护国”，变成了残杀共产党人、工农民众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动员令。刑庭、牢狱和杀场遍布国中，酷刑、枪杀和活埋到处都在发生，本来就灾难重重的祖国大地，骤然间竟变成一片白色恐怖的世界。中华民族的无数优秀儿女英勇牺牲，中国革命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①

于是，历史又给中国现代小说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它去深刻地暴露国民党统治下黑暗残酷的血腥的社会现实，去描写广大农村和城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去用无产阶级思想和革命精神教育人民，帮助全国人民在蒋介石、汪精卫一伙的反革命大屠杀面前总结血的教训，唤起全国工农和广大群众的新的觉悟，推动革命斗争向前发展。

有着光荣战斗传统的中国现代小说，总是能够适应历史的要求的。

那时，大革命的失败，有如淘沙的大浪，严峻地考验了小说作家的队伍。

置身白色恐怖的世界，投敌的分子，颓唐和退隐的分子，在大分化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中被革命文学阵营淘汰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作家，党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与进步的作家，无论是“五四”时期闯关夺隘的老将，还是动乱年月崭露头角的新人，都集结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旗之下，形成了一支空前壮大的小说作家队伍。他们还给其他作家以影响，使其他作家中的多数人也不不同程度地向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大大靠近了一步。在这支队伍里，多数人都有对于新的生活的体验和积累，都有对于小说创作的艺术实践和探索。他们虽然从大革命的前线败退下来，虽然离开了群众斗争漩涡的中心，来到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大城市，却利用这种大城市的条件，写作并发表、出版了大量的小说作品。有的人，还用自己的鲜血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写下了宝贵的第一页。

由此，他们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繁荣的新局面。其表现是：

首先，经由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其后三年的努力，小说创作从“革命的浪漫谛克”走向了革命现实主义，从文艺思想和创作精神与创作方法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使革命现实主义小说成了那时的一股声势浩大的主潮流。

其次，是这潮流滔滔滚滚，带来了小说创作的普遍繁荣。这繁荣的局面中，甚至一些旧派小说作家也倾向现实主义了。

再次，是在这普遍的繁荣中，产生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巨匠、大师和一批名家，产生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珍品和高峰之作。

最后，是在短篇小说欣欣向荣的发展中，中长篇小说繁花似锦，空前兴旺，成就出色。这种巨大的成绩，使得进步的文艺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能够雄踞于反动派的御用文学和社会上一切灰色、黄色文学之上，拥有绝大的优势。

就这样，这个时期的小说，在空前深广的程度上涉足于其时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我们描画出了一幅雄伟壮观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画卷，塑造了丰富多样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一些著名的典型是长留在我们中国人民的心中了。在小说艺术上，这个时期也取得了可喜的突破，有了创新。

有了这十年的繁荣，当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再一次发生历史性的巨变，中国人民面临着抗日救亡的尖锐历史课题的时候，现代小说一经投入战斗，它便显示出了更加巨大的威力。

第十二章

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跃进

1927 年之前，我们的小说史上就有了萌芽状态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作为先驱者，陈毅、张闻天、蒋光慈，在早期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鼓动下，为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渗入小说文学，艰辛地开拓了道路。不过，这种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创作方法，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足以引导整个革命的和进步的作家队伍走上一条康庄大道，那还是在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场争论发生之后。

争论正式发生，是在 1928 年初。

本来，1927 年 12 月 3 日，上海《时事新报》上，鲁迅领衔，郭沫若以“麦克昂”之名签署第二，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签名在后，曾有《〈创造周报〉复活宣言》公布。他们本意是在联合起来，造成一条战线，共同向敌人进攻。不料，郭沫若等人与鲁迅共同促成这个计划时，成仿吾已经先期到东京，找到李初梨、冯乃超等人，商谈日后创造社的活动方针，决定把创造社作为明确的思想战线的基地，尽力从事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宣传工作。1927 年底，留日的创造社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铁声，还有成仿吾，先后回到了上海。他们坚决反对《创造周报》复活，而决定在续出《创造月刊》的同时，改出《文化批判》。1 月 15 日，《文化批判》就问世了。

同年 1 月 1 日，蒋光慈、钱杏邨（阿英）、洪灵菲、戴平万、孟超等人，在上海组成革命文学社团太阳社，创办了《太阳月刊》。太阳社以后还出版了《时代文艺》、《海风周报》、《新流月报》等刊物。

3 月 15 日，创造社又创办《流沙》半月刊。

5 月 20 日，林伯修（杜国庠）、洪灵菲等人，在上海组织我们社，

创办了《我们月刊》。

这些革命文学社团，在1928年初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月1日，郭沫若在《创造月刊》一卷八期上发表了《英雄树》，宣传社会上有无产阶级便会有无产阶级的文艺，指出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文艺。郭沫若呼吁：“我们大家脱去感伤主义的灰色衣裳，请来堂堂正正地走上理论斗争的战场。”他说，不管哪个阶级的人，“只要有倾向社会主义的热诚，你有真实的革命情趣，你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新的文艺战线”。

同日，《太阳月刊》创刊号的《卷头语》宣布：“我们也不要悲观，也不要徘徊，也不要惧怕，也不要落后。我们相信黑夜终有黎明的时候，正义也将不终屈服于恶魔手。”“我们要战胜一切，我们要征服一切，我们要开辟新的园土，我们要栽种新的花木。”“太阳是我们的希望，太阳是我们的象征”，“弟兄们！向太阳，向着光明走！”

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上，成仿吾发表《祝词》，引用列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的名言，强调《文化批判》掀起的是一种伟大的启蒙运动，“将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将给与革命的全部战线以朗朗的火光。”和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科学一样，文艺也将从《文化批判》明了自己的意义，获得自己的方略。次日，郭沫若读《文化批判》创刊号，激动万分，夜不能寐，写成《战取》一诗，颂扬它“要酿出一片的风雨在这夜间，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

2月1日，成仿吾在《创造月刊》一卷九期上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表明要兴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转变方向，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同日，蒋光慈在《太阳月刊》二月号上发表《关于革命文学》，也说，为着要执行文学对于时代的任务，为着要转变文学的方向，就要在中国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2月15日，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二号上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革命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如何建设革命文学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特别阐明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

3月15日，郭沫若在《文化批判》第三号上发表《留声机的回音

^① 成仿吾译为“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行动”。

——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号召文艺青年多多接近些社会思想和工农群众的生活，获得无产阶级的精神。同日，《流沙》同人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前言》，声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暴风骤雨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就应该是暴风骤雨的文学。”

这显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声势。

虽然，在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时候，这些年轻的革命文学家，既对中国的社会现实缺乏足够的了解，又对革命理论未曾很好消化，因而对鲁迅、茅盾和另外一些“五四”时期作家表现了错误的认识和无理的指责，并激起鲁迅、茅盾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反击，导致了一场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但是，这种倡导乃至论争，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由启蒙主义文学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有巨大的历史功绩的。

其中，现代小说的转换方向，就是一个突出的方面。

本章将要描述这种历史现象是如何发生的。自然，发生过程中有过的一些偏颇，经历过的曲折，也要述及。

第一节 “革命的浪漫谛克”风潮的出现

说起来，这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学现象了。

1927年春天，跟在陈毅、张闻天、蒋光慈的《归来的儿子》、《旅途》、《少年飘泊者》等作品后面，把恋爱和革命一起写进小说作品里的，还有一位并非无产阶级作家的庐隐。

在本书第三编第八章第四节《苦闷彷徨焦灼的热情呼号》一节里，我们提到过她的《风欺雪虐》和《曼丽》。《风欺雪虐》里的青年女子梅痕，自认为不是弱者。被未婚夫抛弃之后，她不甘心叫命运宰割，而要“自造运命”，毅然参加了革命。尽管她所见到的革命现状使她感到失望，而感叹过夜幕的可怕和歧路的徘徊彷徨，还是要去寻找新的前程。《曼丽》中的主人公曼丽，天真纯洁，有为国家的正义而牺牲一切的理想，想要在这沉寂荒凉的沙漠似的中国里，去努力的开垦。她参加了某党，把这个党看成是沙漠似的中国里肥美的草地水源，想使这绿草蔓延全沙漠，使这水源润泽全沙漠，而让全中国都成绿野芊绵的肥壤。但是，这个党，内部争权夺势，蝇营狗苟，使她大失所望。这个少女心田里的那一朵鲜艳的紫罗兰花萎谢了。最后，她得了神经衰弱症，住进了医院。

《风欺雪虐》和《曼丽》，写恋爱失败后转为革命的女子，写大革命时代青年女子的幻想和失望，使文学界和读者看到了庐隐的“第二次的‘转向’”^①。时代的暴风雨震荡了庐隐，庐隐也借助于时代的暴风雨赢得了新的声誉。

才子佳人，英雄美人，曾经是文学作品里一个传统的题材，征服过不少的城市读者。现在，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陈毅、张闻天、蒋光慈也好，小资产阶级进步作家庐隐也好，都为这传统题材穿着了一身“革命”的新装，都用“革命+恋爱”的故事和新型的“英雄”、“美人”吸引了广大的青年读者。我们没有根据说，这一类的新小说就是模仿或改造了旧小说写成的，但是，作家们已有的文学教养，读者们传统的鉴赏心理，对于这类小说的创作会决然没有影响吗？

有人说，从前开明书局译印发行的苏联作家柯伦泰的小说《赤恋》，是这一类小说的源头。不然，影响可能有，源头却说不上。从这类小说的总体上看，它不是舶来品。它是那时社会生活现实的一种反映，似乎又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过程中一次难以避免的曲折。

当时，生活里，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不少人都身负革命和恋爱的矛盾和纠葛。有时，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对个人的压迫，甚至这就是一些人参加革命的动机。参加革命以后，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难免带有中国的一种历史痕迹。或者对男女的性爱显得轻狂，或者对残酷的斗争抱有一种热狂，他们的生活本身，就呈现出一种可笑的左倾幼稚病和异常的浪漫色彩。

当着他们走进文坛的时候，面对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提出的“实行方向转换”^②，“到民间去”^③，写作“宣传的，煽动的，革命的”^④作品，又信仰了“努力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⑤，把一般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当作了直接的创作方法，一拿起创作之笔，他们就表现出了一种特殊的倾向了。

这就是“革命的浪漫谛克”的倾向。

由于一些年轻的革命作家自身就有着这样的浪漫谛克的革命经历，

① 茅盾：《庐隐论》。

② 成仿吾：《全部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

③ 香谷：《革命的文学家，到民间去！》。

④ 忻启介：《无产阶级艺术论》。

⑤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竞相为之，积极创作，一时竟然形成一股颇为得势的风潮。

紧跟在蒋光慈之后写出这一类小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是洪灵菲。1928年4月15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正在倡导高潮之中，上海现代书局就出版了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流亡》。这是他的著名的《流亡》三部曲的一部。按三部曲反映的事件，或者说作家的实际经历，这是殿后的一部。在先的两部，是后来写成印行的《转变》和《前线》。《前线》于1928年3月3日脱稿，5月20日由洪灵菲等人自办的上海晓山书店出版。最后写成的《转变》，同年9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出初版。

《流亡》中，洪灵菲写于1月21日的《自叙》承认，在描写的手段、叙述的技巧、修辞的功夫诸方面，《流亡》这篇幼稚的产物，可以说是失败的！但他认为，取材方面，和文章立场方面，总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倾向，和一种新的努力！可见洪灵菲实践这样的小说创作是自觉的，积极的。了解洪灵菲和他的创作，对于认识这股“革命的浪漫谛克”的风潮是有好处的。

洪灵菲乳名洪树森，学名洪伦修，曾用名洪素佛，笔名有林曼青、林荫南、李铁郎等。1902年出生于广东潮安县江东区的洪砂乡^①，在兄弟姊妹五人中行三。洪灵菲的父亲洪舜臣是个落第秀才，家境清贫，后来教读私塾十年以养活妻儿，又发愤攻读中医，与别人合伙开了一个小药材铺，并挂牌坐堂行医。洪灵菲九岁入乡村小学读书之前，只能在家拾粪、捡蔗渣，干点粗活。13岁那年春天，洪灵菲到潮州城南小学插班。16岁，他考进潮州城北金山上的金山中学。第二年，五四运动发生，洪灵菲在校参加了学生救国活动，接触到《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书刊。金山中学结业之后，他升进中山大学的前身广州高等师范学校，于1926年毕业。其时，恰逢第一次国共合作，奔腾的革命洪流推动洪灵菲参加了学生中的革命活动。他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任科长。1927年“四·一五”，广州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洪灵菲遭反动派通缉，流亡香港，不幸被捕。被营救救出狱后，回到国内。不久，洪灵菲再度流亡，到了新加坡、暹罗（泰国），备尝辛酸苦楚。“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海外，洪灵菲再度归

① 洪灵菲的生年，众说不一。《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1辑载《洪灵菲研究资料编目》推算为1901年，《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辑载秦静《忆洪灵菲同志》一文推算为1903年，陈贤茂《洪灵菲传》（未刊稿）改证为1902年。本书取陈说。

国，经故乡到上海，恢复党的关系。开始，他任地下党的闸北区委书记，就在这时结识了蒋光慈、钱杏邨、孟超等人，参加了他们的太阳社，又和杜国庠、戴平万等人组织了我们的社，先后参与或主持了《太阳》、《我们》两个月刊和春野、晓山两个书店的工作。1929年起，洪灵菲先后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和上海沪西区委的领导工作，还兼任了上海地下党办的中华艺术大学中文系教师。后来又在全国反帝大同盟担任过党的领导工作。洪灵菲还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筹备者之一。左联成立时，洪灵菲和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一起当选为常务委员。他又是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重要成员。1933年中秋节前后，洪灵菲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三团杀害。遇难前，他是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秘书处的工作人员^①，协助中央全权代表田夫（现名孔原）负责华北六省地下党的工作。

从1927年冬到1930年春，不过两年左右，洪灵菲辛勤笔耕，为中国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蒋光慈那时就称赞他是“新兴文学中的特出者”^②。除了《流亡》三部曲外，洪灵菲还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归家》，交现代书局于1929年出版。《归家》收有六个短篇：《在木筏上》，《在洪流中》，《在俱乐部里面》，《路上》，《女孩》，《归家》。他的小说印出单行本的，还有《明朝》、《气力出卖者》、《家信》、《长征》、《大海》。另有诗、文，散见于《太阳》、《我们》及《海燕》等刊物。

处境艰危，身心交瘁，洪灵菲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之余还有文学创作上的高产，这跟他的功力有关。他在广州高师期间，作为郁达夫的得意门生，吸收了古今中外大量文学营养的滋补。在二三十年代的风云变幻中，他奋发革命，又留下了丰富的生活积累。当然，也还得力于他的创作激情，文学才华，和笔底的毅力与勤奋。

说到奋发革命与生活积累，我们不能不想到洪灵菲经历中的浪漫谛克的色彩。

原来，洪灵菲16岁就被卷进了爱情的漩涡。在潮州城南小学插班时，他尊崇的恩师戴贞素膝下有位长女叫戴若荀，亭亭玉立，沉静端庄，仪态万方。中学以后，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洪灵菲和戴若荀之间，

① 秘书处设东城干面胡同五号院内。

② 蒋光慈：《异邦与故国》。

内心深处沟通了一股爱的潜流。临近中学毕业的时候，洪灵菲向父母袒露了心中的秘密。不料，因为戴若荀的母亲姓庄，而在江东区，庄姓和洪姓是世仇不能通婚。狭隘的宗族观念掐死了这棵爱情的幼苗。在广州高师二年级读书的时候，洪灵菲终于被迫遵从父母之命，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农家姑娘结了婚，他反抗斗争不成，也曾一度意志消沉。后来，在他参加工作的引路人鼓励下，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伴侣秦静。1927年“四·一五”前不久，党组织作应变准备，把洪灵菲和秦静安排到离大东路不远的竹丝岗，隐蔽在一座尼姑庵后边的三间小屋里。这三间小屋成了新婚的洞房，他们在这里开始了患难与共的夫妇生活。

小说《流亡》就从这里写起。

这是那一年一个暮春的夜晚。天，下着丝丝细雨。薄寒和凄静笼罩着林中的T村。在一座纠缠着牵牛藤的斋寺后面，一座颓老的古屋里，凄暗的灯光下，一对青年男女结婚了。

男的，瘦长身材，广额，隆鼻，目光炯炯有神，又是英伟，又是清瘦，年约二十三岁。女的，约莫十八九岁，穿着一身女学生制服，剪发，身材俊俏，面部秀润，两颊像玫瑰花色一样。洪灵菲以自己 and 秦静作人物原型，但让男的叫沈之菲，女的叫黄曼曼。小说里写沈之菲是K大学的毕业生，M党部的重要职员，属于新派一流的人物，在这次大变故、大屠杀中，被视为危险人物，在必捕之列。黄曼曼在党立的W女校毕业不久，最近和沈之菲一同在M党部办事。她本来很不接近革命，因为她爱着的沈之菲在革命，便用着对待情人的态度和心理去迎合着革命了。

此刻，沈之菲不管家中的妻子和女儿，特别感激黄曼曼在危险的时刻还依旧恋着自己不忍离去，黄曼曼也已经和未婚夫解除了婚约；他们赋予这个恐怖之夜的结合以一种革命的诗意。你看，沈之菲向着黄曼曼的耳边严肃地说：

……让这里的臭味，做我们点缀着结婚的各种芬馥的花香；让这藏棺材的古屋，做我们结婚的礼拜堂；让这楼上的鼠声，做我们结婚的神父的祈祷；让这屋外的狗吠声，做我们结婚的来宾的汽车声；让这满城的屠杀，做我们结婚的牲品；让这满城戒严的军警，做我们结婚时用以夸耀子民的卫队吧！这是再好没有的机会了，我们就是今晚结婚吧！

革命，加上恋爱，又充满浪漫谛克的情调，这样，小说《流亡》一开篇就显示出一种特别的色彩了。

沈之非和黄曼曼结合之后，开始了几个月的海外流亡生活。先是双双到了孤岛 H 港，不幸沈之非被捕入狱，驱逐回内地后，迫害更重，沈之非又只身流亡新加坡和暹罗，受尽了凌辱，最后又回到国内。《流亡》叙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曲折的故事。

《前线》和《转变》，这种色彩还要浓。

这里表现了洪灵菲对于生活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解。

洪灵菲的战友、太阳社的核心人物蒋光慈，继《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野祭》和《短裤党》之后，又于 1928 年 4 月出版了中篇小说《菊芬》（又名《汉江潮》），9 月出版了长篇小说《最后的微笑》，于 1929 年 8 月出版了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于 1930 年 1 月出版了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1932 年 4 月出版了长篇小说《田野的风》（原名《咆哮了的土地》）。那《冲出云围的月亮》就写了一个叫做王曼英的“新女性”。她从革命到颓废继而又重新革命。在这个曲折的过程中，王曼英因为大革命失败，消沉中不意失身，产生了报复心，要向所有的男子报复。她玩了一个又一个的“小鸟儿”后，突然感到厌倦了。结果，又积极起来，重新加入了革命的行列。

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自然不同于洪灵菲的《流亡》。他没有像洪灵菲那样把自己的爱情生活写进小说。不过，这并非说蒋光慈自己没有品尝过婚姻的不幸和爱情的痛苦。

蒋光慈很早也由父母包办与王书英订婚。他极为不满，很羡慕《夜未央》一剧的女英雄。18 岁那一年，他曾写诗说：“今生不遇苏维亚，死到黄泉也独身。”1920 年，20 岁，他和远在开封的河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妇女同志会成员、《女权》杂志主编宋若瑜开始了书信联系，而于 1924 年秋向宋若瑜发出第一封求爱的信。次年 7 月，宋若瑜偕同母亲同往北京，和蒋光慈正式确定关系。1926 年 5 月，蒋光慈的大哥蒋如谦由安徽老家到上海探望他，劝他和王书英结婚。蒋光慈在短篇小说《兄弟夜话》里记述了这件事情。同年中秋前夕蒋光慈与宋若瑜同居。不幸，11 月 6 日，宋若瑜因肺病逝世于牯岭。《鸭绿江上》出版时，他还特地在扉页上题词：“本书纪念亡妻若瑜”。此后，他独身经年。直到 1930 年春节前几天，才又和田汉介绍结识的吴似鸿结婚，组

成新的家庭。

这样的经历，对他的小说创作不会没有影响。

“革命的浪漫谛克”的小说，除了太阳社一些作家致力写作外，在创造社的一些作家中也很风行。当然，一旦形成风潮，作家们都想试作，那就不必都得有自身的革命加恋爱的经历了。其间，对于革命和革命文学的理解及所抱的态度毕竟还是最基本的因素。

创造社方面，我们要首先提到华汉，即阳翰笙。他在那时创作了标准的“革命的浪漫谛克”的小说，而且他的代表作《地泉》，还引起了革命文学阵营从理论上探讨并总结了革命的浪漫谛克的小说。

阳翰笙，原名欧阳继修，笔名华汉、寒生、杨剑秀等。1902年生，四川高县人。1924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中任全国学联常务理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全国学联代表。1925年冬，任上海闸北区区委书记。1926年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并做党的组织工作。北伐战争中，先后在第六军、第四军协助林伯渠等人做政治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叶挺直接指挥的二十四师党代表、起义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起义受挫后，到海陆丰。患重病，被党组织送往香港，后又转移到上海。那时，创造社出版部正兴旺发达，光一个门市部，每个月营业额就多到银元两万多元，获利达七千元之多。但是，这兴旺发达的景象里，就成员而论，却只有王学文和小伙计中的潘汉年这两人是共产党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周恩来指示郭沫若，让李一氓和阳翰笙这两个党员加入。阳翰笙就此走上文学道路。此后，他和李一氓一起编辑过创造社的刊物《流沙》周刊和《日出》旬刊，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工作，在左联成立后担任过党团书记，又在较长的时间内负责过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党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在此期间，开始了辛勤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

最先，他写的就是小说。

阳翰笙说，早年的革命活动帮助他了解了工人的疾苦和斗争生活，迫使他后来拿起笔写了一些反映当时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北伐军旅的生活，许多战友可歌可泣的事迹又深深感动了他，而且使他反映到作品里去。比如那篇《马林英》，阳翰笙就这样说到过他的写作准备：